

香港能否帮助国家突围 TPP?¹

5月底，日本主办的G7峰会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意就TPP的早期工作进行双边合作。此后G7峰会公报也正式表态，“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关键的一步，我们鼓励每个TPP成员完成国内的程序”。

2015年9月5日，TPP达成协议，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和投资协议，覆盖了40%的全球经济总量。耐人寻味的是，就在9月5日的部长级会议达成TPP协议之后，奥巴马马上就发表了声明：美国不能让中国等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美国应该制定这些规则，在坚持保护劳工与环境的高原则下，为美国商品开发新市场。

而且，TPP还直接或间接的包含了对国际直接投资体系的规则设定。比如TPP当中就包括了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市场准入等目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TPP也是一个与国际投资相关的协定。

突围 TPP 的多种尝试

眼看TPP的推进如火如荼，但中国作为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却被置身事外。中国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其一，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在投资协定领域取得老大的认可。其二，积极与TPP成员国签订双边自贸区协定，局部缓解TPP

¹ 本文已于2016年6月2日发表于《澎湃》。

协定可能带来的冲击。其三，在 10+6 范围内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形成与 TPP 相制衡的区域贸易协定。其四，在境内的上海、天津等地进行自贸区试点，对中国适应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进行局部点的压力测试。

不过，中国似乎还有些牌可以出。比如“一国两制”这张牌，这是中国特色，“两制”好比围棋当中的两个活眼，可以把一盘棋做活。最近，学术民工君总是和金融民工纠缠在一起，下面，民工君就从中资银行的海外布局——如何突围 TPP 的角度来做个初步的观察：

TPP 在金融领域的内外有别

TPP 的金融服务章节、投资章节，为区内各缔约方提供了重要的跨境及投资市场准入机会。从事前的角度来看，相关领域对非成员国并不开放，或者限制较多；从事后的角度来看，争端的解决机制对区域内外经济体在公正性方面也会有倾向性。

香港是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第一站

香港已经成为中资银行酝酿境外布点的重要基地。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统计，2014 年中资银行在香港的资产规模达到 57680 亿港元，占香港银行体系总资产的 31.3%，四大商业银行和主要股份制银行在香港多数已经设有分支机构，中银香港还是香港货币监管当局认定的三大发钞行之一。

除了机构布点之外，经过过去若干年的发展，多数香港中资银行在业务上也有了很大进步，与其他地区分支机构的“接待中心”角色相比，香港的中资银行已经成为真正的盈利增长点，具备了辐射周边的条件。以中国银行为例，在全球海外业务发展中，中行特别提出把香港建成海外业务的桥头堡，并正在着手将东盟部分业务并入中银香港。根据民工君的调研，在境内利润增长承压的背景下，不仅是中国银行，目前国内大型商业银行都不断增强在港机构的人员力量和资源整合，越来越多中资银行把海外业务视为利润“造血点”，香港则成为拼抢海外业务的关键点。

香港具有参与 TPP 谈判的法律条件

在回归之前，香港就曾以单独关税区成为 WTO 创始成员。在回归之后，《基本法》继续保留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为单独的关税地区”的表述，并且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关于国际纺织品贸易安排等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协定，包括优惠贸易安排”。

另一方面，根据 GATT1947 有关规定（GATT1947 第 26 条、第 31 条和第 33 条），“单独关税区”是指在“处理其对外贸易关系和本协定规定的其他事项方面，享有完全自主权”的某国部分领土，“一方面，‘单独关税区’既是归属于某一主权国家并受其政治管辖的部分领土，却又在处理本地区的外贸关系等方面享有自主权；另一方面，该地区虽在处理本地外贸关系等方面享有自主权，却又在国际法公认的身份和地位上，仍然只是归属于该主权国家并受其政治管辖的部分领土。”

因此，香港的单独关税区身份可以为参与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提供便利。

香港作为最自由的经济体也有条件参与 TPP 谈判

从技术层面看，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完全符合 TPP 等新经贸规则。香港实施自由港制度，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保障资金的自由流动；不设贸易壁垒，对一般进出口货物不征收关税，也无任何关税限额或附加税；除电讯、金融、公用设施、公共运输及部分媒体等行业外，香港对大部分投资项目不设任何管制，对外来投资不设任何限制。

香港也是全球著名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具有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在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城市声誉都方面都具有很强的国际优势。以国际金融中心为例，香港除了拥有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制度及世界级的金融人才外，同时还享有信息自由、法治社会，不同的信息平台及媒体迅速传达准确的信息，让投资者能掌握最快、最新的财金信息，从而进行各类型的投资决策。

香港率先加入 TPP 符合渐进改革思路

我国一直对 TISA、TPP 以及 TTIP 谈判可能带来的影响予以高度关注，近年来，我国的双边投资协定实践也越来越向国际标准和美国实践靠拢，但中美双方在一些义务上仍然持有不同的观点。以 TPP 为例，由于其是区域性的自由化协定，涉及知识产权、劳工、环保、国有企业等多方面，重点在于投资环境的建设和市场规则的制定，美国希望 TPP 协定的所有成员国都向美国标准看齐。

从加入的门槛上来讲，TPP 目前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这也是几年前国内对 TPP 态度有较大分歧的主要焦点。但是，从这些全球经贸新规则的重要性看，我国必须有所介入，而香港恰好可以成为大陆通往 TPP 的桥梁，让香港先行一步加入 TPP，充当新国际经贸规则的“安全通道”。

一些担忧

当然，任何做法都会有利有弊。借助香港作为通道，帮助中资银行和其他中资机构突围 TPP，确实有可能取得一定效果。但是新的问题也可能接踵而至，比如，中资机构在港布局过程中，可能涉及到多种形式的资本运作，以香港为起点的进一步海外布局，其资本运作链条更长、更为复杂。这时候，相关部门对中资机构的监管效力可能会出现下降。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以及对一些市场机构通过香港进行洗钱的监管，其难度可能会显著上升。此外，如果香港加入 TPP，则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经济体制不兼容问题，也可能会更加凸显，这也是一种潜在的担忧。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为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所有，未经本中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有违反，我们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联系邮箱：haobo.jin@hotmail.com